吳郡志/卷4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九 ◄

吳郡志
卷四十

► 卷四十一

仙事

後漢中散大夫王遠，字方平。既得道，東欲入括蒼山。過吳，住胥門蔡經家。經，小民也。遠以其骨相當仙，語經曰：“汝應得度世。然汝少不知道，氣少肉多。當為屍尸，如從狗竇中過耳。”告經以要言而去。經後忽身發熱如火，汲水灌之，如沃焦石。如此三日，銷耗骨立，乃入室以被自覆，忽然失之，視其被內，唯有皮頭足具，如蟬蛻也。去十餘年，忽還家，容色少壯。語家人曰：“七月七日，王君當來。可多作飲食，以供從官。”至日，經家乃借甕器，作飲食百餘斛，羅列庭中。是日，王君果來。未至，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。及遠至，舉舍皆見。遠冠遠遊觀〔冠〕，朱衣，虎頭、蟹囊，五色綬帶，劍黃色。少髭，長短中形人也。乘羽車，駕五龍，各異色。前後麾節幡旗導從，威儀奕奕如大將軍。從官皆隱，不知所在。唯獨見遠坐爾。引見經父母兄弟。因遣人召麻姑，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。言曰：“王方平敬報，久不列民間。今來在此，想姑能暫來語否？”須臾信還，不見其使，但聞其語曰：“麻姑再拜，比不相見，忽已五百餘年。尊卑有序，拜敬無階。煩信承來，在彼食頃即到。先受命，當按行蓬萊。今便暫往，如是當還。還便親覲，願未即去。”如此兩時間，麻姑來，亦無聞人馬聲。既至，從官半於遠，蔡經亦舉家見之。是好女子，年可十八九許。於頂上作髻，餘髮散垂至腰，衣有文彩。又非錦綺，光彩曜日，不可名狀。入拜遠，遠為之起立。坐定，各進行廚，皆金盤玉杯。肴膳多是諸花，香氣達於內外。擘脯行之，雲麟脯也。麻姑自說云：“接侍已來，已見東海三為桑田。向到蓬萊，水又淺於往日。會時略半。豈將復為陵陸乎？”遠笑曰：“聖人皆言，海中行複揚塵也。”麻姑引見蔡經母及婦等，時經弟婦新底數十日，

姑見知之曰：“噫”！且止勿前，即以少許米擲之，以怯其穢。視其米，皆成丹砂。遠笑曰：“姑故年少，吾老矣，不喜複作如此狡狯變化也。”遠語經家人曰：“吾欲賜汝輩美酒，此酒乃出天廚，其味醇釀。非俗人所宜飲，飲之或能爛腸。今當以水和之，勿怪也。”乃以斗水合升酒，攪之以賜經家人。人飲一升許，皆醉。良久，酒盡。遠遣左右曰：“不足，復還取也。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，求其酤酒。”須臾信還，得一油囊，酒五斗許。信傳餘杭姥答言：“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。”麻姑手爪似烏，經心中念曰：“背大癢時，得此爪以爬背，當佳也。”遠已知經心中所言，即使人牽經鞭之，謂曰：“麻姑，神人也。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？”但見鞭著經背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。遠告經曰：“吾鞭不可妄得也。”經比舍有姓陳者，失其名，嚐罷縣尉。聞經家有神人，乃詣門求見。遠使引前，與語。陳便欲隨從驅使，比於蔡經。遠令向日而立，從後觀之。曰：“噫！君心邪不正，未可教以仙道，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。”以一符並一傳著小箱中，與陳曰：“此不能令君度世，止能存君本壽，自出百歲。可以攘災治病。病者命未終，及無罪者。君以符到，其家便愈矣。若邪鬼求食作祟禍者，便以傳敕吏遣其鬼。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，臨時以意治之。”陳以此符治病有效，壽一百一十歲而死。死後，子弟行其符，不復驗矣。遠去後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，亦不見有人飲食也。經父母私問經曰：“王君是何神人，居何處？”經曰：“常在崑崙山，往來羅浮、括蒼等山。山上皆有宮室，主天曹事。一日之中，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。地上五嶽生死之事，皆允來告王君。王君出，或不盡將百官從行。唯乘一黃麟，將十數詩人。每行，常兌山林在下，去地數百丈。所列則山海之神，皆來迎謁。”其後十數〔數十〕年，經復暫歸家。遠有書與陳尉，真書廓落，大而不工。先是，人無知方子名遠稈，因此乃知之。陳尉家，於今世世存節約錄王君手書，並符傳於小箱中。【《神仙傳》】又《吳地記》云：經幼學玄，老工方術。變水成玉，變石成餘，服水五得囊仙。今吳縣有蔡仙鄉。

郎宗，字仲綏，少仕為吳縣令。學精道術，占候風氣。後一旦，有暴風經窗間，占知京師大火，燒大夏門。遣人往參，果爾。諸公闕之，以博士召宗。宗恥以占卜進，夜解印綬，負笈遁去。居華山下，服胡麻元〔丸〕得道。今在鹿跡山洞。【《真誥》】

李〔韓〕崇，吳郡人。少好道，林屋仙人王瑋玄授之以流珠丹之法。曰：“子行此道，亦可以出身仕宦，無妨仙舉。”崇遂仕，稍至宛陵令。虎狼避去，蝗不入境。累遷汝南太守，拔書佐袁安。安後位至司徒，時人服其識鑒。身享重官，妻自紡績。明帝奇之，加秩中二千石。在郡十四年，政化為天下最。年七十四，瑋玄授以隱解法，去入大霍山。又受瑋玄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。今在華陽洞中，為左理中監、準太府長史云。瑋玄，楚莊王時人也。【《真誥》】

晉楊羲者，吳人。好學沉厚，與許先生遁、許長史謐，結神明之交。噭為公府舍人。興寧三年，羲年三十六，眾真降焉。自東嶽上真司命君等二十三人，又自太和靈嬪上真左夫人等女真十五人。每旬輒數人同降，高談道微，幽指藥妙。楊及二許史受其詞，捉筆為書。是歲六月十五日夜，紫微王夫人與一神女俱來。紫微謂羲曰：“此太虛上真元君金台李夫人之少女，紫清上宮九華真妃者也。賜姓安成，名鬱嬪，字虛簫。”真妃又謂羲曰：“我昔學真於龜台，受玉章虎錄，為上真妃。遊行玉清，非不能訪搜紫童友於帝郎也。直推幾任，會應度歷數，欲求氏族於明君，非有邪也。君夷質虛閑，幽真內煥。必（侍晨）帝躬，高佐四輔。理生斷死，互〔主〕察陰陽。妾當助君綜禦萬神，尊制東蕃。君將乘龍駕雲，白日升天。此自元德上挺，太極所旌，不複用勤學劬勞也。今人居風塵間，乃多罪之下鬼，趣死之朽質。君奚必汲汲於人間之貴賤，投身榮辱之肆哉。且方交兵，日會三災。向臻蹇衣遠逸，是其時也。”自後數日，即眾真一降，所授詩章道要，羲及二許所筆授者甚多。華陽陶洪景論次為片，號曰《真誥》。【《真誥》】

沈羲，吳郡人。學道，能消災治病，未嘗餌藥物也。羲與妻賈共載路，逢白鹿、青龍、白虎車各一乘，從騎滿道。問羲曰：“君是沈羲否？”羲愕曰：“是矣。”騎人曰：“羲有功於民，心不忘道。少小以來，履行無過。今年壽將盡，黃老遣仙官下迎。侍郎薄延垂，乘鹿車者是；度世君司馬生，乘青龍車者是；迎使者徐福，乘白虎車者是。”即有三仙人，羽衣持節，以白玉簡、青玉冊、丹玉字授羲。羲不能識，遂載羲。羲升天時，道間鋤田者，皆共見之。忽大霧不解，失所在。惟見羲所乘車牛，入田食苗。或以告羲家子弟，恐羲為邪鬼所魅。布人於百里之內，徧索不得。後四百餘年，忽還鄉里。惟求得數世孫懷喜，懷喜曰：“聞先人說家有仙人，今其歸邪？”留數十日，具言初升天時，不得見帝。但見老君東向坐，宮殿鬱鬱如雲氣，侍者數百人，多女子。庭中有珠玉樹，眾芝叢生，龍虎成群。遊戲其間，聞琅琅如鋼鐵蜂，不知何等。四母熠熠，有符書著之。老君身形略一丈，被發文衣，體有光耀。須臾，數玉女持全盤玉杯來賜羲，曰：“此灶神丹，飲者不死。夫婦各一杯，壽萬歲。”又賜棗二枚，大如雞子，脯五寸。遺羲曰：“哲還人間，治民疾苦。欲上來，書此符著竿杪，吾常迎汝。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。羲奄忽如寐，已在地上。世多得其符驗云。【出《神仙傳》。】

魏伯陽，吳人，本高門之子。好道術，與弟子三人入山。作神丹，既成。謂其弟子曰：“丹雖成，宜以犬噭試之，犬飛則可服。”乃與白犬，犬斃。伯陽曰：“作丹唯恐不成，今既成而殺犬，恐未常補明之意。餌之將復如犬，奈何？”弟子曰：“先生當餌之否？”伯陽曰：“吾背遷世路，棄家而來。今不得仙，亦恥復返，死生皆常餌之。”乃服丹

入門，即死。弟子有姓虞稈，曰：“吾師非常人，服此而死，得無意乎？”復取丹餌之，亦死。餘二人相謂曰：“所以為丹者，欲長生耳。今乃趣死，將焉用之？不服此藥，自可更得救十歲。”遂相與出山，方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木以斂。二子去後，伯陽即起，以所服丹，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。須臾，皆起仙去。道逢伐木者，乃作手書，寄謝鄉里人及二弟子。伯陽作《參同契五行相類》凡三卷，其說似《周易》。其實假借爻象，以論作丹之意。而世人者不考丹事，多作陰陽注之，殊失其旨。

負局先生者，負磨鏡局，循吳市中。得一錢，便輒問主人，得無有疾苦否？若有，輒出紫丸藥以與之，服者皆愈。【《列仙傳》】

隋周隱遙，洞庭山道士。自云甪里先生之孫，山上有其祖甪里廟甪里村。言其數世人得道，隱遙學太陰煉形。死於崖窟中，囑弟子曰：“檢視我屍，勿令他物相干幹。六年後更生，當以衣裳迎我。”弟子守視，初甚臭穢蟲壞，唯五藏不變。如言閉護之，至期往視，身已全起坐。弟子備湯沐，以新衣迎歸。髮鬚而黑，髭粗而直，若獸鬣焉。十六年又死如前，更七年復生。如是三度，已四十餘年。且八十歲，狀貌如三十許人。隋煬帝召至東都，尋懇還奉郡。唐貞觀中召至長安，館於內殿。問修習之道，對曰：“臣所修者，匹夫之事，功不及物。帝王二言之利，萬國蒙福。得道之效，速於臣人。區區所學，非萬乘所宜問也。”復求歸山，詔遂其所適。出《仙傳拾遺》。

【唐令狐楚《周先生住山記》云：先生姓周氏，名隱遙，字息元。宗其道者，相號為太玄先生，汝南入世。抱天和衝澹之氣，含至精潔朗之質。玉冷泉潤，松高鶴閑。韜精守道，冥得真契。谷神既存，而長守玄閾，無鍵而不開。貞元初，遊蘇州吳縣之包山林屋洞。秋八月，始於洞西得神景觀。訊其居者曰：“距此數裏，世傳毛公塢。毛公道成羅浮，居山三百餘歲。有弟子七十二人，聚石為壇，遺址猶存。爾能勤求，吾請以導。”既行，而蘿筱迷密，不知所往。先生冥目久之，逢一物焉。雙眸盡碧，毛色紫而奉白，高數尺餘。隨而行之，視乃鹿也。須臾乃跪止，若有所告，先生默記之而還。至十九年冬，荊木爵茅，奠厥攸居。得異石一方，上有蟲篆。驗之，即毛公鎮地符也。既而鑿牖以為竇，有鶴禦〔街〕弄冠裳，戰舞於庭。砌後得一井，香白滑甘，溢為白泉。其傍得古池焉，深廣袤丈，陽驗陰伏，湛如世。忉，先生害息於洞之南門中，神化恍惚，往往失其所在。遇好風日，亦來人間。將至，必無之以雲鶴。其弟子掃灑香室，俄而至矣。嗟乎，先生之體同乎無體矣。不以晝夜更勁息，不以寒暑易纖厚。不食而甚力，走及奔馬，全乎氣者坦。雖飲而無漏，止如靈龜，外乎形者也。鹿以導步，神柔異物也。符以存視，道契亢躅也。井泉去癘，昭乎仁也。池水不枯，齊其慮也。仙雲靈鶴之驗，去來

仿佛之狀，共必神行而智知乎？子叔服膺先生之門，二紀於茲。錄先生奉起，見命為記。疑〔凝〕神遐想，直而不遺。元和十三年八月，華州刺史兼禦史中丞令狐楚記。】

周生，大和中，廬於洞庭山。以道術濟人，吳楚敬之。後出遊廣陵佛寺，有三四客偕來。時八月望，霽月澄瑩。生自言曰：“某學於師，能挈月致之懷袂。”或疑其誕，或喜其奇。生命虛一室，翳四垣使無纖隙。取箸數百，呼童俺以繩聯績架之。曰：“我將此梯取月去。”乃閉戶久之，數客步庭中伺焉。忽覺天地曛晦，聞生呼曰：“某至。”開室視之，生曰：“月在某衣中，諸材試觀。”舉其袖，出月寸許。一室通明，寒入肌骨。客再拜謝之。卻閉戶，其外尚晦，食頃如初。

范村山者。乾符中，吳人胡六子聚徒海中，一旦暴風，矴纜斷，諸舟敞失，獨聽乘舟，泊一山島下。登岸尋食，漸見村落。遂戒約徒伴曰：“風波如此，幸不傾沒。雖數日絕食，若見居人，隻可博糧食，輒不得擾人。”言訖縱步，見居人，乃問其地。其人曰：“范村也。”皆禮貌相接，人物情義，與中國同。引上高山，十餘里花木夾路，風景清虛，宮室華麗。謁見一人，侍衛甚眾，年可八十餘，號為山長。升階，延坐曰：“余越相范蠡也。居此年深，子孫相承，已數十世。山下皆吾子孫，子孫生死，與世人同，獨余得道長生。以子遠來，不相篤擾，即以回風相送，卻歸中國。”乃告別下山，眾人各助以糧食。既及船中，便風俄起，頃刻，歸達西岸。六子自歎幸，獨不知范蠡為何人。話於有識者，方知其仙。六子，後為高駢六合鎮將。【《神仙感遇傳》】

于濤，宰相琮之侄。隨琮南遷，途經平望驛。維舟方食，有叟自門直抵濤所。問叟何人？對曰：“曹老耳。”問其所以來？對曰：“郎君極有好官職，此行不用憂。”問其所能？云“老無解，但見郎君此後宮職高顯。”亦敘琮牽復之事。濤又問京中家內事可知否？叟俯首久曰：“京宅甚安。”今日堂前有某夫人、尼、賓客名字，一一詳識。又云：某廊下有小童，某牽一銅龜子，馳戲（時舟）中。見一姬者，謂叟曰：“此人如何？”對曰：“極好，三千里外，亦得好官。”濤謂婦人安得官？訝其疏脫，意怠，不復領略之。既去，訪之莫知所止。人或云，此即曹的休博士也。的休，魏之宗室，仕晉為史官。齊梁之間，或處或顯於朝列。得神仙之道，多遊江湖間，往往賈販，拯救人。以陰功及物，多有見之者。濤後自泗洲防禦使、歙州刺史，佐淮南吳王楊行密為副車。琮尋亦北歸。姬俄以疾終，山中無求秘器之所，輟二詩棺瘞之。裝漆金彩，頗甚鮮華。方驗得好棺之說。訪問京宅，是日賓客小童遊戲之享，一一皆驗。【《神仙感遇傳》】